



莫阳子
著

奇劍斷魂箭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莫阳子

奇劍斷鵝箭

(中)

中国戏剧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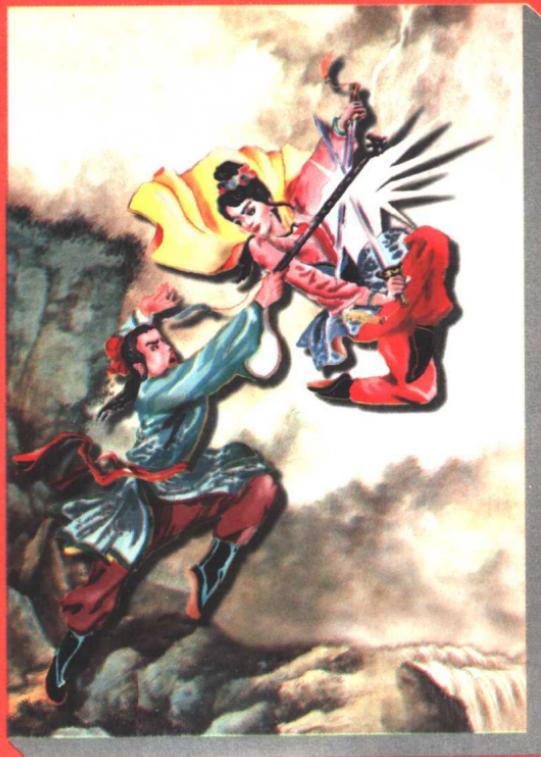
奇劍斷魂兩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奇劍斷魂篇



奇男兒
俠肝義胆渡危難
多情女
柔腸百結添哀怨

ISBN 7-104-00802-0

9 787104 008026 >

ISBN 7-104-00802-0/I · 360

定价：23.80 元（上、中、下册）



奇剑断魂箫

莫阳子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剑断魂箫/莫阳子著--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10

I. 玩…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侠义
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313 号

责任编辑:疏影 封面设计:龙影

奇剑断魂箫 **莫阳子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光华印刷厂 印刷

47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21.3125 印张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12000 册

ISBN 7-104-00802-0/I · 360 定价:23.80 元

内 容 简 介

江湖侠士丁皓天夫妻二人，因偶得天山奇侠的血玉箫，遭来杀身之祸，留下的遗孤丁正宇，幸蒙江湖老前辈救助才免遭劫难。

丁正宇的武学子承父业，为寻双亲之仇，循道江湖，他认为是江湖人士杀害了父母，从而对江湖暗隐窥测，正邪不分，任性傲狂，蔑视武林，但屡遭不测，险境层出。他舍命救助险遭污辱的倩女罗蓉，在逆境中艳遇侠女玉凤，一群多情少女爱恋之心各自倾述，丁正宇为剪除江湖奸恶坐怀不乱。他几经磨难，在奄奄一息中又得武林前辈遗下~~的武功绝技~~，行侠仗义，在武林众侠女及前辈江湖侠士的援助之下，寻根破绽，快意恩仇……

目 录

第一 章	旧恨新仇	(1)
第二 章	闯荡江湖	(26)
第三 章	情丝万缕	(50)
第四 章	倩女幽魂	(69)
第五 章	因果循环	(104)
第六 章	少林遭难	(134)
第七 章	侠女柔情	(160)
第八 章	石窟逢凶	(190)
第九 章	武林绝学	(216)
第十 章	荒野恶斗	(241)
第十一章	月娇遇险	(263)
第十二章	痴情倩女	(275)
第十三章	骨肉重逢	(301)
第十四章	武当三清	(314)
第十五章	以卵击石	(331)

第十六章	善恶分明	(344)
第十七章	借刀杀人	(362)
第十八章	佛渡有缘	(375)
第十九章	如花似玉	(394)
第二十章	知遇之恩	(411)
第二十一章	恩断义绝	(422)
第二十二章	痴心不改	(436)
第二十三章	风云际会	(449)
第二十四章	阴谋诡计	(465)
第二十五章	恶魔施蛊	(475)
第二十六章	是非恩怨	(496)
第二十七章	罪有应得	(513)
第二十八章	武学奇葩	(531)
第二十九章	心怀不轨	(556)
第三十章	浓情蜜意	(580)
第三十一章	势不两立	(603)
第三十二章	快意恩仇	(626)
第三十三章	功果圆满	(650)

第一章 旧恨新仇

蒙蒙云雾翻腾下的泰山，在那丛林密布的山谷中，轻轻的飘出一丝箫音，直透云天，低沉悲凉，令人不禁心酸泪下。

观日峰下，云雾弥漫，苍松翠竹和如银的白雪，将山谷缀成了一个银谷，那丝凄凉的箫声来自谷中。谷中云雾缭绕，正是寒梅开放的时候，满谷清香，但却有两间残破茅屋，看来已年久失修了，箫声正是发自茅屋后的梅林之中。

茅屋后的梅林中显出一座新坟，一个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白衣少年，跪在坟边，他的手中抚着一支通体血红的玉箫，正放在他厚实而丰润的唇上，吹出一丝凄凉之音。眼泪由他微闭的星目中徐徐流下，泪珠滴在他的白衫襟上。他面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深深地刻着：“先严丁公皓天”、“先慈蓝氏月华”之墓，旁边刻有一行小字：“儿丁正宇泣”，只见白衣少年，缓缓放下手中的血红玉箫，眼噙痛泪，神色茫然的望着埋着父母的坟，使他思绪万千，陷入那往事的回忆……

他依稀记得，母亲慈爱的笑容，还有她手中飘落的梅花笺上，画着一个黑色的骷髅，在那骷髅又大又深的眼眶里，又点有六点鲜红的血痕。母亲看了那骷髅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便连夜带了自己同仆人甘叔以及母亲的遗体离开了故乡，老远的来到了这翠梅谷中定居下来。

到了谷中的第二年，丁正宇已是8岁了，一个炎热的中午，父亲和甘叔都已睡着，他拿着血玉箫悄悄地溜了出来，梅林里的清凉使他感到无比舒畅，他走在静静的梅林中，突然一个低沉苍劲的声音传到他耳中：“不对还是不对。”丁正宇一怔，自忖道：“这是什么人？谷中从来没有见过外人来此。”他静静地暗自朝这个声音走了过去，到了梅林尽头，躲在一块大石后面，向外一看，愣住了。

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段树枝，在那里低头沉思，老人如雪的两眉之间，依稀留着当年的英俊气慨，丁正宇伸长了脖子，张望着那老人的动静，但见老人抬起头，手拿树枝霍的舞将起来，一会儿只见一圈闪闪的白影与树枝融合成一个晃动的大圆球，发出一阵怪异的冷风，随着风劲，刮得远近的树叶纷纷掉落，丁正宇也感觉到了阵阵凉意，他心里想：“这老头子莫非有妖术。”他心里害怕起来，正想溜走之际，但闻老人一声清叱，舞姿突然而止。老人沉重地自言自语道：“还是破不了那招‘天光血影’我这50年的功夫算是白费了，洊秋的深仇隐忍了50年，玉面侠啊，玉面侠，你好无能啊，今世也难报此大仇了，九泉之下何以重见故人啊……唉！”苍劲的声音顿时变得嘶哑。

丁正宇偷偷伸出头来，见老人仰面望着苍天，皱纹密布的脸上，仿佛略有泪痕，一种凄然的感觉浮上了正宇幼小的心灵上，他轻声自语道：“这个老人好可怜。”老人一怔，冷冷喝道：“谁？还不与老夫出来。”丁正宇略一迟疑缓缓的走到老人跟前，老人似乎没有料到那偷看他的竟是这么一个幼童，他目光在丁正宇的脸上一扫，继而看到他手中的血玉箫，他顿时像发

现什么宝贝似的，眼里放出惊喜兴奋的光彩，丁正宇那天真无邪的神情，使他相形见绌。暗自想到，得到此箫也许可以报仇，但却要毁掉这个小儿才能到手，这件东西偏又落在他的手里。

他随后转念一想：“我不要这小儿毁了，我可以培养他成为一个武林奇侠，让他来替老夫了却这桩心愿，岂不美哉！”老人得意地微笑了。他好像看到了这小子登上了武林第一的宝座，可是……那又要等待多少年？老人忽然一声长叹：“已经等了 50 年，难道再等 10 年！”

丁正宇被老人那不着边际的话，弄得莫名其妙。

老人抛下手中的树枝，指着身边一块石板笑道：“娃娃，坐在这儿。”

丁正宇木然坐下，将血玉箫放在脚下道：“老公公，你是谁？”老人笑道：“你不要问我，你先回答我，你住在那儿？”

“我就住在这山谷里”丁正宇答过问道：“老公公，你刚才玩的是什么，为什么转的那么快？”

“那是一种武功。”

“好奇怪的武功啊！我能不能学会？”

老人笑着点点头。

丁正宇道：“爹给我说过，武功是渐渐练成的，老公公，学你这样的武功，我要练多久？”

“我有一颗丹药，是由道家的秘方练成的，你吃了这颗丹药，不出 10 年，就会练得和我现在一样。”

“老公公，你为什么不多吃一些，武功不是会更好吗？”

“孩子，这种丹药只能助你达到某一境界，以后的进步还靠自己修习才行。”

“老公公，你教我武功，今后我拿什么报答你呢？”老人摇

摇头。

丁正宇抚摸着血玉箫，若有所思地缓缓道：“爹说，受恩必须相报，可惜爹说非有这支箫才能替娘报仇，要不然，我就将这支箫送给你老人家。”

“这支箫能替你娘报仇吗？”

“是的，爹说5年前，大雪山日月洞的‘雪山仙’游历中原时丢了一本书，这本书里记载着很厉害的一种武功，这本书恰好被我爹拾到了，日月老人说我爹光明磊落，当时就要他去日月洞，要传爹一种武功，因为当时爹正有事要去江南，不容分身，日月老人就送我爹这支箫，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持这根箫去，他老人家就传他一种武功，日月老人武功天下第一，有了他的武功就可以替娘报仇了。”

“我教你武功也是为了你将来为你娘报仇，还有我的仇人……”

“我还不知道你的仇人是谁？”

老人沉思了片刻，道出下面一段情由：

50年前，江湖上出现两个少年，男少年的外号叫“玉面侠”，女的叫石海秋，他们的武功在江湖上已进入一流，且两人恩爱无比，“玉面侠”有个朋友门出武当，他的武功还在这少侠之上，他那招“天光血影”使“玉面侠”难以招架，他同时也爱上了石海秋。

一年过后他自知无法博取石海秋姑娘的青睐，在一个月夜里，他们之间约定比武，就在最后一招“天光血影”中，“玉面侠”左胸挨了他一剑，摔下断崖。但他并没有死，在断崖下整日寻找草药，医好伤势，再从断崖底爬上崖来，时光已过去一年，

遍寻江湖，却不见石海秋的踪影。后听江湖传言，才知道她于玉面侠失踪后，受不了玉面侠那个朋友的纠缠，在气愤之余，跳崖而死。

老人语毕，脸上显得无比愤恨与凄怆，丁正宇自知老人所述，就是这老人一页伤心往事，他忍不住问道：“这不义的朋友现在什么地方？”

“他已出家做了道士叫寒心真人，唉！50年了，我仍然抵不过他那招天光血影！”

丁正宇心中暗道：“这朋友太无情义，也真叫人可恨，我一定要替这老公公报仇。”

从此，丁正宇一面在家从父学武，一面又偷偷到这边来跟老人习艺，老人除了讲解招式口诀以外，从不多言。丁正宇只知他住溪水深处，别的就不知道了。

日复一日，一年的光阴就这么轻轻地过去了。

丁正宇服下了玉面侠的那颗丹药后，内功精进，一日千里，他父亲丁皓天的本领在一年之内已全部授完，他的武功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丁皓天自知本身没有什么能再传给爱子了，一天，便悄悄出了翠谷，去探究日月洞的所在，期望着早日将爱子送去日月洞精习高深武功，好为爱妻报仇。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探知日月洞大概所在，但由此又带来了灾祸。

就在丁皓天回家的第三天深夜，翠梅谷中来了六个不速之客，一个老和尚，两个俗装的老者及三个老道士，这六人是

江湖之中的武林六尊。

六人在茅屋门前一字儿排开，老和尚沉声道：“丁施主，老衲深夜打扰了。”声音不大却字字震人耳膜。

丁皓天从梦中惊醒，一听武林六尊的笑面佛到此，急忙穿衣相迎，尚未开门，就先恭敬地问道：“大师驾到，晚辈寒舍简陋，企望前辈休要见怪，请入内，晚辈即刻奉茶。”

三位道士中的一个笑道：“丁居士免礼，我等深夜来访，有一事相问，不知居士能否答允。”

“前辈言重了，有什么尽管吩咐，还请前辈进屋坐下，晚辈也好说话。”

俗装老者道：“丁大侠不用了，我等六人来此，是想各留下本身武功，换取丁大侠的血玉箫，我等换取此箫，不是要学武功，实怕此箫将来流入江湖，要造无限杀孽。”

爱妻手中飘落的信纸，又浮现在丁皓天的脑海里，那六滴血痕，原来就是代表这六个伪善的江湖高手。

丁皓天一阵悲凉，他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不答应吧，只有一死；答应了吧，仍难免灭口。

“爹，他们是谁？”不知什么时候，丁正宇走出来，他手中正拿着那支血玉箫。

“施主，凡事总要想开些，今日我六人在此，施主你应该明白，现今江湖上有谁能管呢。”丁皓天低头摸摸爱子的头，趁机对甘叔打个眼色，然后抬头道：“并非是我丁皓天不愿，只是六位身居江湖六尊，为了一只玉箫，竟对丁皓天一个江湖晚辈下此毒手，也太无情义了吧！我虽不敌，也要一死相拼。”说完后知道此事难以挽回，突然扑向六尊。

就在此时，甘叔会意，趁机转身抱起丁正宇就逃，忽听一

声沉喝：“丁大侠你躺下吧！”接着丁皓天一声惨叫，已被六尊中一人击中。甘叔抱着丁正宇不敢回头，以腹背牢牢护住小主人向深溪外边奔去，此时，只听甘叔急道：“小主人逃得活命，不要忘了还有你甘叔的仇……”丁正宇只感到全身一震，接着扑通一声，落入寒溪之中，他就昏了过去。

等丁正宇醒了过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山洞的一块石板上，玉面侠坐在洞口石凳上，丁正宇翻身坐起，看看那支玉箫在手中，才要开口，玉面侠已道：“宇儿，一切都是天数！”“我爹呢？”丁正宇恍然问道。

“我已替你埋了，等你武功学成之后，再为他立碑安葬。”

从此他便长住在这个山洞中，整日习武。

他在这个山洞里渡过整整 8 年光阴，老公公也不别而去。他没有拜他为师，因为老公公不愿有师徒名份，留书要他立即出道江湖，并赠以祖传“玉剑”一口，好自为之！

丁正宇呆呆的跪在墓前，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默默地沉思道：“要为死去的双亲报仇雪恨、要为甘叔和老公公洗雪奇耻大辱。”

当日正午，这观日峰上竟有十二人在此聚集。

这十二人中，僧、道、俗都有，他们零散的坐着或站立，在中间的是一个 70 来岁的长胡子老人和一个妙龄少女。

“吴老英雄，今日当着少林寺悟明大师、武当的玄天道长、以及死堡的陈、杨二兄，请你给兄弟们一个答复，看这宗亲事，你到底答不答应。”

说话的是五旬左右的老者，老者后面站着两个 30 岁左

右的大汉，僵立那儿，一动也不动。坐中间的老者环视一周后缓缓道：“今天难得请到众位，我三连掌吴子修旁边的罗蓉是老大一位故友之女，老夫我只有扶育和教养之责，如妄加主断，将来如有好歹，实对不起九泉之下故友。”

五旬老者道：“老英雄，小弟以红沙堡护法的身份愿担保此事，这该够了吧。”

老人也不甘示弱冷言道：“孙兄，不是老夫不识抬举，此事老夫实不能作主。”

悟明大师的目光，在孙姓老者的脸上掠过道：“孙施主，婚姻大事，实不……”

这时孙姓老者从衣袖中抽出一枝精巧的乌木令，令上镶着六颗一样大小的明珠，还刻着“六尊令”三个细篆，他将这令一扬，说道：“吴老英雄，红沙堡以此保证怎么样？”

“三连掌”吴子修见他竟然抬出武林至尊的“六尊令”来，那表示如若不从，就作违令论处，违者将被处死，这是武林规矩。

那一直沉默的少女罗蓉，此时突然言道：“吴伯伯，我……我……”

“蓉侄答应了吗？”持令的孙姓老者脸上挂起一派奸笑。

“三连掌”吴子修接道：“孙涓，你休要拿出武林六尊的令符来吓唬老夫，我想六位前辈知道了此事，只怕也未必赞赏，再说，老夫已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六尊令’用在别的地方老夫服从，但用在这件事上老夫却不得不违令，老夫直言了吧！虎女不嫁犬子。”

“吴伯伯，你……”

“好大的口气！”一直僵着的“死堡双狂”突然异口同声的